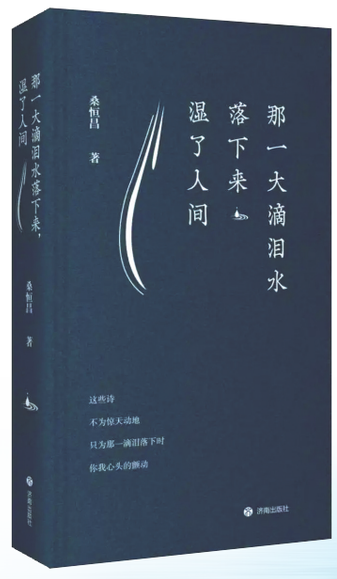
■新作聚焦

#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 ——读桑恒昌诗集《那一大滴泪水落下来，湿了人间》

□王士强




济南出版社，2025年8月

《那一大滴泪水落下来，湿了人间》，桑恒昌著，

**桑恒昌的写作将生命情感投注到文字之中，“人诗合一”，体现着开放、积极的情感态度和健康、整全的生命人格。在追求“偏、怪、奇、险”的时行审美氛围中，这其实是诗歌写作的中道、正道、大道**

### 一

桑恒昌诗歌代表作之一《中秋月》很短，只有7行，共31个字，却饱含深情，极为动人：

自从母亲别我永去
我便不再看它一眼
深怕那一大滴泪水
落
下
来
湿了人间

世间每个人都有母亲，每个人对于母亲都有着至真至深、独一无二的感情。《中秋月》表达了人类普遍的情感，语言平白而简练，形式简单而考究，富有内涵与张力，“深者不觉其浅，浅者不觉其深”，因而能够触动读者的心弦，引起共鸣。

桑恒昌年少失恃，成为“没娘的孩子”，这成为他心中最深的痛、永远的痛。他写了诸多怀念母亲的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桑恒昌现在已是耄耋之年，但内心里他依然是“没娘的孩子”，他的感情依然饱满、真挚，他的诗依然真切、动人。

桑恒昌的怀亲诗、亲情诗在他的整体创作中当然并非全部，迄今他已出版诗集20余部，堪称丰富、多样。以《中秋月》中的诗句作为书名的桑恒昌诗作精选集《那一大滴泪水落下来，湿了人间》近期由济南出版社出版，这构成了一个观照其整体诗歌创作的契机，亦可由之讨论当今诗歌创作中的若干共性问题。

桑恒昌的诗可谓“情感之诗”，因情而生、以情动人，情感是他诗歌的血脉。可以说，他是把最为真实的自己、最为内在的情感都写到了诗歌之中。在他这里，诗与人是高度统一的，真正做到了“诗如其人”。

情感之于诗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对于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古典诗歌而言，抒情可谓是其最重要的美学特征，并由此构成了中国诗歌显赫的抒情传统。中国古典文论中有诸多关于情感与诗文关系的论述，比如《毛诗序》中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而绮靡”，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白居易《与元九书》的“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等，均强调了情感对于文学创作的独特而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一部中国诗歌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中国人的情感史，体现着一代代国人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甚至可以说，“情本位”构成了中国诗歌长河的动力机制与精神密码。

就此而言，桑恒昌的诗无疑沟通、接续了源远流长的中国诗歌抒情传统，是在向伟大的诗歌传统致敬。当然，他所用的语言、表达方式、形式体式，是现代的。在他的诗中，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非常自然，毫无违和感。

### 二

诗集《那一大滴泪水落下来，湿了人间》共分为十辑。各辑主要是依题材、内容而划分，诸如山河、亲情、故乡、祖国、军旅、家园、生命、行旅等。概而言之，桑恒昌诗歌所写均与“我”有关，与“我”的情感有关，或许也可以说，他的诗是关于广义“乡愁”的书写。这种乡愁既有抽象意义上的，也有形象意义上的，既有精神、文化意义上的，也有现实、地理意义上的，是对过往的情感的追怀、纪念。《旧时燕子——清明时节回乡扫墓在老屋前流连》的书写方式属于古典诗歌中常见的托物言志，首先写燕子：“儿时家里/年年飞来燕子/一口一口地筑巢/一口一口地喂她的儿女//大燕下颌红红的/小燕嘴角黄黄的//我问母亲/燕子怎会认识咱家/母亲说/还是头年那一只”。全诗的落脚点和重心则是写母亲：“旧宅里半栋老屋还在/老屋里半个泥巢还在/泥巢里我的目光还在/母亲啊，你何时飞来”。诗中饱含深沉的感情，有着对母亲、故乡、身世、时光等的复杂体味与感受。数次回环往复的“大燕下颌红红的/小燕嘴角黄黄的”增加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淡淡的忧伤氛围，契合并强化了“乡愁”主题。《再致母亲》中写道：“母亲，葬您的时候/您才三十多岁/青春染过的长发/飘在枕上/我已满头‘霜降’近‘小雪’/只要想起您/总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在儿子的心上/您依然增长着年寿/母亲，走近一些呵/让儿子数数您的白发”。诗句真切而动人，诗的最后则与母亲深情共情：“地球就是您的坟墓呀/母亲！/不论我在哪里呼喊/您都会听到我的声音/为了离别时的那行脚印/您夜夜失眠到如今”。这些诗句体现了母子连心、互相守望，饱含深情。《苦苦喊了六十多年》中写，“娘呵/我喊您/就是想/把您给我的体温和脉搏/还给您”，传达出对生命逝去的痛彻心扉，质朴直接，洗尽铅华，却有极强的心灵力量。时间是单维的、线性的，一去不回，过去的美好只能留存于记忆之中，却无法真正回返，这是作为人无可改变的悲剧性处境。这种结构性的缺失、求而不得、去而难返，在桑恒昌诗中颇具普遍性，构成了其精神结构的核心和诗歌写作的母题。情感性、抒情性既是一种主题，也是一种方法，是桑恒昌极具个人辨识度的诗歌招牌，也是他贡献给现代汉语诗歌的一种诗学方法和解决方案。

注重诗歌的情感性并不意味着平白、直露、浅显，桑恒昌的抒情是对自我的充分打开，以及对自我与世界的再发现，带来了灵动、智性与开阔的艺术空间。《听泉》中写泉水的不同“听取方式”，“黑虎泉/用耳朵听/珍珠泉/用眼睛听/金线泉/用意念听”，以通感的方式呈现不同泉水的特质，生动而有趣。《泰山松》写松树，“拄着自己/攀上极顶/颤颤巍巍站起来/扶着天空”，以人写树，形象而传神，亦可理解为以树写人，同样别有意趣。《奔跑的春天》写“孩子”与“春天”：“雁群的翎翅/发出交响乐的声音/孩子们的瞳仁里/长出光的花蕊/抖一抖翅膀/牵着春风的衣角/跑起来/旋停的蜜蜂瞬时按下快门/孩子们跑得慢一点儿/春又从/他们体内/漫山遍野地/跑出来”。这些诗句写出了两者之间的同质性，表现出生机勃勃、春意盎然的生命状态，彰显出诗人极强的发现力与感受力。桑恒昌的诗中也常有禅机、妙悟的一面，体现出直接、及物品格之外的辽阔、高远。比如，《知了》中写“这个只能存活/几十天的小虫/在黑黑的洞穴里/面壁/修炼/诵经/坐禅/长达十几年”，在这种悬殊的时间对比之中思考生命与存在的意义，诗中最后写道，“无处不在的佛啊/知了可是/另类的达摩”，充分打开了思考与想象空间，富有张力。《钓非钓》所写也颇具禅意：“钓，非钓/不在于钓着/而在于钓不着/莫出声/咬钩了/且看于山环水抱中/钓一曲心籁”。这体现出一种睿智、洒脱的精神境界和人生态度。这些均显示了桑恒昌诗歌情感性的丰富空间与多样风格。

### 三

情感性、抒情性作为桑恒昌诗歌最显明的特征，它连接着古典诗歌的抒情传统，在美学上具有一种“古典主义”的倾向。这样的写作方式，目下已经被一些较为年轻、“先锋”的写作者认为“落伍”，跟不上诗歌发展潮流了。现代诗歌的发展的确日新月异，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技法的确大大更新和拓展了诗歌的表现方式，使得现代诗的经验深度和美学风貌与此前有了明显区别。在这其中，诗歌中的“抒情”的确显出一定局限性，受到一定冲击，抒情的方式也在发生内在变化，在一些追新逐异的写作者那里，抒情更是被弃若敝屣、避之唯恐不及，这不能不说是存在问题的。实际上，“放逐抒情”使得许多现代诗成为与心灵无涉的经验宣叙、思想操演、语言历险，却失去了心灵性、内在性，失去了感动人心的力量，文字或艰深或寡淡，情感冷漠孤绝，这不能不说是造成当今诗歌越来越小众、影响力越来越小的原因之一。因而，真正的问题恐怕不在于现代诗要不要抒情，而在于如何抒情的问题。就此而言，桑恒昌的诗歌创作或许正可作为一种镜鉴。他的写作将生命情感投注到文字之中，“人诗合一”，体现着开放、积极的情感态度和健康、整全的生命人格。在追求“偏、怪、奇、险”的时行审美氛围中，这其实是诗歌写作的中道、正道、大道。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于当前的诗歌写作而言，桑恒昌的写作以某种近乎“固执”的坚守，而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他所选择的道路当然不是唯一的，其中也不无值得反思的地方，但更大的问题在于，这种写作的价值值得被更多的人认识到，并以之重新反思与考辨现代诗歌与抒情的关系问题。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书 评

# 『批评』也是可以『再批评』的

## ——评肖庆国《文化地理学视阈中林白小说研究》

□吴秀明

肖庆国在《文化地理学视阈中林白小说研究》中以初刊本为原始史料，通过扎实的文本细读与实证批评，考察了1990年代初以来林白的文学行为与批评家的批评实践之间的“对话”关系，并提出应从“地方路径”去理解林白的文学行为转向。这样的解读，相当程度地颠覆了既有林白小说研究的框架及认知，至少在我看来，是有理有据而又新颖独到的。林白一直以来被学界认为是极具代表性的女性主义作家。由此出发，我们也需要对批评实践中涌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进行深思。比如，在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和流变中，究竟融入了多少作家的功利性目的，又暗藏着多少男性批评家的“权力”审视？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入到历史的细部，做进一步的探讨，光是搬用一些“主义”或概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也难以令人信服。

值得一说的是，《文化地理学视阈中林白小说研究》考察并厘清了1990年代当代文学史上别具影响的一场女性主义文学论争。这场论争持续时间较长，关涉不少知名作家和学者，它让我们看到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兴起时，人们对于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的理解、想象乃至误读。论争本身，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放在当代“后四十年”的历史长度考察，却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和某种深刻的必然性。

以往有关的林白小说研究，大多是基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框架的套式化解读。我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也随大流地将其定位为“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的女性主义文学，称其创作“不再企求融入社会主流话语，而是以一种决绝的姿态，对抗甚至颠覆这种话语，以拓展女性话语的生存空间，表现出张扬的女权主义色彩”。而肖庆国的《文化地理学视阈中林白小说研究》却独辟蹊径，在文本细读与实证批评融合的基础上，从“地域文化”角度切入考察林白小说。它向我们展示出一种新颖且有生命力的批评观念或批评方法，突破了普遍存在于学界的理论先行甚至“强制阐释”的窠臼。肖庆国的学术实践，也表明对“批评”还是可以“再批评”的，或者说，“批评本身即批评”。

我曾说过，当代文学批评可分为“新人新作初选”与“经典作家作品重评”两种路向，它实则是运用严格乃至残酷的文学史的“筛选”或“压抑”机制，对浩瀚无比而又层出不穷的作家作品进行不断的“历史化”和“经典化”。文学批评是进行文学研究及文学史撰写的基础。它们之间当然有密切关联，有时甚至很难区分，尤其是批评与研究，但批评毕竟有自己的属性。因此，将批评与研究及文学史简单等同，或把文学史变成批评的扩大版，是必须避免的。这不是在批评与研究及文学史之间划分什么“等级”，而是基于它们各自不同功能价值的考量。如果说“新人新作初选”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批评，是“历史化”的第一道环节，那么“经典作家作品重评”（也包括文学史编写），就是“历史化”的第二道环节。今天，在当代文学经历了70多年发展并需要全面总结的大背景下，为了更好地提升“历史化”的第一道环节的考量，批评不仅可以走出狭隘的“审美城”，而且还有必要对印象鉴赏式初选、初评的文本对象重新进行审察，这或许能给我们以镜中观像、他山攻错式的启迪。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应重视文本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幽微关联，防止和避免批评时过于主观随性的偏执。这或许就是有学者所说的“史的批评”吧。

近年来，“地域文学”“地域文化”“地方性”“地方路径”等概念，在学界时常被提起。肖庆国的《文化地理学视阈中林白小说研究》似乎暗合并呼应了这种学术思潮。他借助于史料，爬梳和还原林白自广西“北漂”至北京这一现实的生存生命体验，并进而揭示它与其文学行为变迁的相关性。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在文学史上绝非个案。以往的地域文学研究往往是静态的观照，而《文化地理学视阈中林白小说研究》则是动态的，它超越了恒定固化的模式，有自己独到的路径与方法，这是相当难得的。

（作者系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

## 八方文讯

### 《同舟》呈现古村发展新貌

由作家出版社主办的忽培元长篇小说《同舟》作品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人民艺术家”王蒙、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何建明书面致辞。1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亚丽主持。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入选作品《同舟》讲述了古村同舟村的十年变化，刻画了以赵志强为代表的新型农民群体的奋斗足迹与心路历程。与会专家认为，《同舟》探讨了乡村振兴的核心命题，生动塑造了主动自觉投身乡村建设的当代年轻人形象。作为一名回乡的青年学者，主人公赵志强在工作中关注农民的生活状况和心愿，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爱。

忽培元表示，文学应该关注普通百姓的命运，看到千百万人的祈愿和生计。“这永远都是一个写作者要唱的正本戏。”

（王泓烨）

### 《点亮万家灯火》再现电网人的不凡之路

近日，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山东省作协共同主办的吴晨阳《点亮万家灯火》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施战军，山东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陈文东出席并致辞，1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中国作家》主编李云雷主持。

《点亮万家灯火》首发于《中国作家》纪实版2025年第4期，单行本由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施战军表示，这部作品体现了电力人的职业精神和无私奉献。作品中有一种深情，“那是给我们光和暖的那些人的感激之情、感恩之心，小说因此充满了正向的能量”。

与会专家认为，《点亮万家灯火》生动呈现了我国特高压输电技术这一“大国重器”的发展历程，讲述了一群特高压带电作业工人的成长史，塑造了新时代产业工人攻坚克难的生动形象。作者贴着人物写、贴着生活写、贴着场景写，将个体命运与行业发展、国家进步相联结，彰显了基层工作者的闪光品质与奋斗精神，展现了新时代产业发展的新质经验。吴晨阳谈到，写作是一场冒险，“但我会永远向着梦想前行，用赤诚的匠心反复打磨作品”。

（罗建森）

### 专家研讨许玲小说创作

由湖南省作协主办的“新大众、新经验、新力量——许玲小说创作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人民文学》主编徐则臣、湖南省作协党组书记胡革平及1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围绕新大众文艺视野下的许玲小说创作进行探讨。

据介绍，此次研讨会是人民文学杂志社深化拓展“人民阅卷”行动、将“开门办刊”与青年作家培养机制相结合的积极举措，旨在为2026年即将开展的“新浪潮”巡礼计划储备经验。徐则臣谈到，新大众文艺并非一个固化、封闭的概念，它需要通过对具有广泛生活实践的作者创作进行剖析，从而逐渐被充实、丰富和具象化。

与会者认为，许玲是从生活沃土中顽强生长出来的文学“新力量”。她的文学创作因其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真诚书写，在新大众文艺浪潮中广受关注。文学的力量来自无数普通人的奋斗、悲欢与坚韧，文学的未来需要打开大门，拥抱从生活深处涌现的“新大众、新经验、新力量”。

### 聚焦全球视野下的儿童文学阅读

由中国作协外联部支持，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童心无界：全球视野下的儿童阅读对话”主题讲座及对谈活动日前在京举行。首师大党委副书记孙晓峰、首师大文学院党委书记杨娜等主办方代表，谢琳·克莱蒂、阿赫拉姆·博卢基、蒋好书、张国龙、张明舟等国内外专家学者与会研讨。活动由首师大文学院教授艾尤主持。

与会者围绕儿童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趣味性与教育性以及童年精神的建构等议题展开探讨，认为优质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融合民族文化与人类共通情感，并在实践中为儿童阅读提供有效指导。期待发掘未来儿童文学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多方协力打造集理论研究、创作引导与社会服务于一体的儿童阅读新高地，为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

### 第二十届辽宁文艺论坛举行

以“文化原创力提升与文化强省建设”为主题的第二十届辽宁文艺论坛日前在辽宁大连举行。论坛由中国评协指导，辽宁省文联主办，辽宁省评协、辽宁省文联理论研究部、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等单位承办。徐粤春、邵玉英、罗文波、张海涛等主办方代表以及100余位评论家与会。

在主论坛上，王廷信、李星文、张晶、夏燕靖、沈勇、尹力分别围绕文艺评论生态之思、微短剧的精品化、艺术媒介的创生功能、新大众文艺发展的新业态、文化IP的打造、杂技剧原创力的提升等议题展开分享。三场分论坛分别聚焦辽宁文艺的传统根基与发展趋势、新大众文艺的经典化路径和文化原创力的提升路径。在圆桌对谈环节，马琳、江帆、郑永为、陆欣欣、孙阁畅谈辽宁文化IP的创新表达。大家表示，无论是专业作者，还是新大众文艺创作者，都要勇于创新创造，推出更多具有原创性的佳作。

（黄尚恩）

### 第六届江南诗歌奖颁奖

第六届江南诗歌奖颁奖典礼日前在浙江嘉善举行。宋琳的组诗《与神交通：销魂的天上三日》、赵野的长诗《秋兴八首》（选章）获得江南诗歌奖首奖，周鱼、王江平的作品获得江南诗歌奖。

江南诗歌奖由江南杂志社主办，旨在奖掖近两年内在《江南诗》诗刊上发表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诗歌作品。本届诗歌奖从200余位诗人的作品中评出12位诗人的作品进入终评，后由陈仲义、梁晓明、张执浩、沈苇、雷平阳等终评委评选出4位获奖诗人。颁奖现场还举办了以“南方诗歌中的地域性与世界性”为主题的名家对话。

### 以小说照见当代青年生存镜像

青年作家蒋在的全新小说集《外面天气怎么样》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于京津两地分别举办了新书发布和读者分享会，张楚、丁丁张、辽京、徐福伟等与会对谈。

《外面天气怎么样》用8个短篇故事深度剖析了当代青年在亲情、婚姻、职场中的生活状态。作者以“贴着生活肌理”的笔法记录人物的心跳和呼吸，为在都市打拼的普通人送去温柔与暖意。与会者认为，蒋在的小说把握住了日常生活细节的叙事节奏，用细腻的笔触刺破乌云，让读者看到人性中透亮的部分。正因如此，那些被忽略的普通生活和隐秘情绪在充满共情力的想象中逐渐变得清晰而深刻。

### 魔术戏剧《鹅幻迷踪》演绎文化抗战故事

大型跨界融合魔术戏剧《鹅幻迷踪》近日在京首演。该剧取材于“傅氏幻术”第二代传人傅润华在抗战时期用魔术义演支持抗战的故事，围绕争夺魔术至宝《鹅幻汇编》展开矛盾冲突，在紧张刺激的剧情中融入家国大义与个人信仰的抉择，刻画了革命者在黑暗中坚守的热血群像。

作为国家级非遗，已创立120年的傅氏幻术始终致力于魔术艺术的弘扬与推广。《鹅幻迷踪》以“鹅幻”戏法为叙事核心，精心编排了36个魔术节目，使魔术的“惊、奇、险”与话剧的戏剧张力实现深度融合。该剧集合了傅氏幻术的中坚力量，由第三代传人傅腾龙担任顾问，第四代传人傅琰东领衔主演，第四、五代的优秀代表参演。

《鹅幻迷踪》由郑飞编剧，于振浩任总导演，任明炀执导。该剧入选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25年度资助项目，将在东郎幻乐汇魔术剧场驻场演出并进行全国巡演。

（王 觅）

### 董大中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荣誉委员、原专业作家董大中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12月18日在山西太原逝世，享年91岁。

董大中，笔名烨子，中共党员。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瓜豆集》《敲门集》《赵树理评传》《赵树理年谱》《赵树理论考》《你不知道的赵树理》《鲁迅与林语堂》《鲁迅与高长虹》《董永新论》《鲁迅与山西》，主编《赵树理全集》《高长虹全集》等。曾获中国第三届优秀著作奖等。

### 那家佐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文联原巡视员那家佐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12月26日在云南昆明逝世，享年82岁。

那家佐，白族，中共党员。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古桥》《昭勇将军传奇》《大榕树下》《步履足迹》，散文集《高原彩云》，报告文学《春风暖了寒山》《改革闯进了深山》《南疆前沿的诗篇》等。